中原收藏

明代宣德青花瓷器

经过了永乐朝的创新和发展，宣德成为明代青花瓷器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政局也比较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天下较为富足，为制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加上宣德皇帝本身喜爱艺术，擅长书画，在他的倡导下，艺术风气激荡，这对青花瓷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宣德青花瓷胎体精密细腻，胎质洁白坚硬。大件器物多是无釉白色细砂底，用手抚摸十分光滑，足边有火石红斑点。中小件器物为釉底。釉面肥厚滋润，光泽柔和不刺眼，多白中泛青，俗称“亮青釉”，极少数有开片。釉中气泡密集，大小不一，呈云雾乳浊状，称为“朦釉”。多橘皮纹是宣德瓷的突出特征。宣德早期釉面与永乐时期一样，尚无橘皮纹，而后增多；晚期出现洁白釉，又少见橘皮纹。

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高足碗，碗撇口，深腹，高足中空微外撇，外口沿下楷书“宣德年制”四字款。里口沿绘海水纹，碗心绘盘龙。外壁绘海水及行龙，足柄亦绘海水江崖。此碗古朴端庄，青花色泽浓重鲜艳，有深入胎骨的蓝色结晶斑痕，纹饰洒脱有气魄，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随笔

散文的传统

胡竹峰

我的散文写作，最初是在梁实秋身上得到启发的。说到闲适雅致，通透平实，兼得文章之美，“五四”作家群中，梁实秋要坐把交椅。《雅舍小品》有闲气，闲是闲情，气是气韵，气韵闲情四个字基本就是梁实秋的文风。当然，周作人的文章也气韵闲情，但多了艰涩，甚至有淡淡的苦味。梁实秋是闲适深远，周作人则显得苦味深远。

中国文章的羽翼下蜷伏着几只小鸟，一只水墨之鸟，一只青铜器之鸟，一只版画之鸟，一只梅鹤之鸟。不是说没有其他的鸟，只是不在中国文章的羽翼下，它们在草地上散步，它们是浮世绘之鸟，油画之鸟，教堂之鸟，城堡之鸟……王力的散文正是青铜器之鸟，其古意，有旧家具的木纹之美，如今回过头看那本《龙虫并雕斋琐语》，不能说多好，但毕竟是中国文章的产物，亲近之心还是有的。

当代作家，我对金庸大有好感，他的小说，不仅有快意恩仇的刺激，还有叙事的从容不迫、逐步推进，引申到散文随笔中，能让文章有更多的阅读支点。金庸的文字不温不火，不紧不慢，骨子里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温厚淳朴。读金庸，单选部分章节，可能觉得平淡无奇，倘若读上一百页，便体会出大器之至美，大巧之无工。我最喜欢金庸《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好，好在伏笔无数，人物多而不乱，如一棵大树，旁枝杂出，主干却立得稳，一树擎天，但又繁花如星，一朵一世界，枝叶横逸，机关无数。

近人中，我对钱钟书、孙犁心怀敬意。钱钟书作品数量不多，但透着智慧，用智慧的眼光打量人生，尽管《写在人生边上》，却成了文化的眉批，《谈艺录》更是集中了中国古典诗学最精粹的语言。读孙犁，即便夏天，也俨然身临月明星稀的秋季或者一地冷霜的冬日。岁月是安稳的，这分安稳是历经磨炼后的返璞归真。进入孙犁的文字，如商山早行，鸡鸣环绕，茅店旁边的野地上，一个老人独行在板桥上，月色淡淡，薄霜微寒。孙犁品书读人，见识一流，《耕堂劫后十种》接通了道，不仅是文章之道，更有人性深层的道。如果孙犁缺席，不知道当代散文会黯然多少，尽管还有汪曾祺。

把文章收拾得干净的人很多，写得蕴藉摇曳的，首推汪曾祺，一行两行情意绵绵，一页两页依旧情意绵绵，十页八页，还是情意绵绵，情意仿佛老酒，绵绵的是味，是春天细雨打湿的青绿。

林语堂写人论文叙事记景，行文奇崛，舒展轻松又不失厚重；郁达夫放诞任性，无所顾忌不拘谨，纯然人性本色；废名的文字独具一格，冲淡为衣；他们的文章都吸引过我。废名的语感极好，他的文章，好就好在奇上，可惜文气不平。在我看来，写散文，文字要新奇，文气要朴素。文字可以怪，可以追求特别，但文风要平，只有平才能走得远，走得深，才能不坠魔障，进入大境界。

从20岁到现在，一直喜欢民国人的作品，我把那一代作家视为师傅的。“五四”作家字里行间的旧味与未脱古文余韵的笔法，很能满足我的趣味与性情。“五四”散文的好，我以为恰恰是语言的未曾圆熟，白话中带一丝文言气，这样的文风在今天，可谓是拒绝粗糙的精致，抵抗浮躁的清雅。

“五四”诸贤，最喜欢的还是鲁迅。如果说冰心、徐志摩、梁遇春等人的文字灿若春花，鲁迅的文字则肃穆如秋色。鲁迅的文章，年岁渐大，越发能体会背后埋藏的深意，大有深意，“五四”作家，无人能出其右。鲁迅的作品，沉郁慷慨是经、苍茫多姿是纬，点染他的又有卓绝的个性与不世才情，加上现实投下的阴影，文字便添有冷峻之意味，自有旁人所不及处。《野草》与《朝花夕拾》是现代散文中的两朵奇葩，一朵长在向阳的山坡上，一朵藏在背阴的石缝中。

明清之际，散文家多如恒沙，卓立于群峰之上的，在我看来唯有张岱。张岱作文，疏朗暗淡，充盈着五月田野的茵茵草香。譬如《湖心亭看雪》，清雅简洁，言近意远，几可作小品文八字真言，有墨法，有章法，有笔法，法法不着痕迹，羚羊挂角，当作如是观。

迷恋汉语的传统，是一种心愿和情怀。汉语给我日常生活增加了宁静与深度，在汉语世界封山闭关，是美丽而诱人的。我希望手中的笔可以慢慢抵达汉语的内核，踏上“五四”的台阶，轻轻推开明清的大门，然后进入唐宋的庭院，穿越六朝魏晋的过道，来到秦汉的后室，我希望这一生可以走进先秦的宫殿。

身前薄雾如纱，点点星光在头顶闪烁，身后大海辽阔，明月之辉滟滟随波万里。远古的先民睡了，松枝火把掩映下的木屋，忽明忽灭，巨大的静穆下，夜空如洗，只有笔划过的声音，画出：禹治水、敕勒歌、文烦简有当、地险、史记世次、白公咏史、裴晋公禊事、黄纸除书、唐人重服章……

（文为《衣饭书》前言，有删节）

千峰竞秀（国画） 吴意敏

散文诗

累计的岁月（外三章）

阮文生

望了三百年，走了三百年，冷淡又温暖了三百年。光滑的时光断了，泥土从缝隙里补过来。爬坡，转弯，平躺成一小截。围绕耸入云端的峰巅，一圈圈地溶入青青的山色。

白云滚落，寂静碎了。一团团地挂在竹梢，标明境界。起伏的竹海里绵白的花开了，开出的还是浓浓的山味。柔柔地挡着目光，想象飘飘欲仙。是山峰碰的，是睡过头的梦把自个儿卖了。天上的气息遍布人间。忽然，鸡鸣从蓝烟里竖起，阳光照在上面，明亮闪烁，就像一堆碰撞的金币。一片响亮里，白墙黑瓦楔进属于自己的形态。仿佛一种经典，在平凡和深邃里深深地熔炼。

鼓突的力量绷紧山坡。红豆杉弯曲在铁黑的眷恋里，漏洞从树身上画出残破的色彩，原有的立意没有走动，风中的绿叶，还在感叹沙石之下的艰难和深刻。一只两只三只，嗬，五只！多像山风吹动的石块，这些胖乎乎的小狗朝我跑来，在我的腿上打成了堆。山村的数字活蹦乱跳，累计的岁月高过云天。

从此化成小小的凉荫

山崖竖到齐云的地步，力气里有了风。红红的岩面，热劲没消，好像还在等着飞赶的祥云。根部空出地方，是经卷的事，不是缺页的诵读，而是打开的实和虚。站起的高度，扶起一片暗影，烛火舐舔着它的模样，半暗半明的看法随风飘拂。静默够沉重的，石壁里修炼着强硬的功夫，一些水流就像涌动的汗珠。

功德箱豁个口子，这和山的结构仿佛来自同一个师傅。隔几步，一个窟窿。山路开个小差，溜进去转转，也就深入到一个不小的停顿里。都是些大同小异的东西，柔软的垫子上，有人默默低头跪着，有人在旁边站住。香灰软塌下来，烟气袅袅地飘向空中。一个过程的几个部分，是独立的，也在相互等着。

看不完的裂缝里，神的事情是完整的，纬布遮住核心的部分。许多棍子弯弯地撑在石中，好像多大的压力，从此化成小小的凉荫。

小岛在波涛里飘着

小岛在波涛里飘着。

风浪里颠簸着更多的经历。草寮，石碾，陶罐被树枝拥抱着，安静淌得到处都是，柱子撑不住了，毛草披下来。弯了的弧度是桃木的吗？缸一只套一只，叠起的章法一直走高。黑咕窿咚的龙窑，烟火早歇了。一小堆泥巴正僵着，不晓得向哪里弯腰，不晓得推倒重来！软硬不吃吗？可是大地的潮气，经不住这么干熬着。一个江西人在照料。

断了的路，爬着找着，许多影子在草里活着。窸窸窣窣的，和一些生机谈着什么。影子的根在上面，不管春天多么高远，叶子一片片地涂着摇着。阳光里的响声，没有传回来，金子的质地不太好说。只好往静里瞅着。

连起这些小岛，要不少波涛，不过一只快艇也够了。

八卦岛

千年之外飘来的小岛，开通了易经里的多种可能。一仰头，我看到虎兔龙蛇结成邻居或同盟，打发杀戮的全是命运。夕阳西下，阴谋和爱情也就差了两块砖的门禁。三三两两的笑容，将钟鼓之乐延伸了半个时辰。

一楼到三楼，全由木头铺成。我选择了六六大顺，没想到每一下要两个铜板的成本，而杨先生心里的想法，正被大钟吼得字正腔圆声震寰宇。事实上，窗外的树荫比钟声浓重。每一片叶子都在收录时光的路径。签牌、桌子、竹筒、红布，等待并预测着手纹路径、正襟围坐的人、闪光灯里明亮的前程。波涛将旅途推到山中，八卦岛上的砖木和草叶，旋动着大家的心情。

易经是个大学问，我一直不敢问津。湖风吹着头发，枝梢和思绪，不知建一座小岛，要多少风水，泥土，高度和钟声？

散文

我单纯 我快乐

苏连硕

回首人生，深得要道：人活得愈简单，愈单纯，愈纯净，也就愈快乐。

不是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不是大佛大仙大师，一介平民百姓，平凡草根草民，用不着太复杂太纷繁太千回万转太深不可测太朦胧难见太韬晦深藏太聪明狡猾太鬼头圆滑，还是单纯一点好，厚道一点好，简单一点好，“浅薄”一点好，傻乎乎一点好。

粗茶淡饭，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妻说，我最佩服你的是，从来不挑食，不挑穿，既能吃生猛海鲜鸡鸭鱼肉，又能吃咸菜野菜。躺下就睡着，老早就醒来，不太爱刷碗，不太爱拖地，蒸馒头烙大饼包饺子擀面条沾面上的活我包了且堪称绝活。一碟小菜，一捧花生米，一个咸鸡蛋，喝二两小酒，就能微醺微醉。

一杯茶，一卷书，过着闲适不过的清闲日子。15年前一叠纸，一支笔，现在是一台电脑，有感而发，言为心声，我手写我心。能发就发，不能发，自己收藏着，坐在书房一隅，敝帚自珍，自娱自乐，优哉游哉。

古稀了，我还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单纯、天真、简单、顽皮，童心。而且随着岁月的推进，年龄的增长，愈来愈崇尚简单与单纯、天真与自由，质朴而不失机灵，单纯而不失厚重。

听说，像我这般岁数的老年人，都纷纷写了遗嘱，我不以为然，遗嘱没啥好说的好写的。静静地来，静静地走。平时即兴随意交流，自然流露的最真实最可贵，孩子有印象的思考的记住的甚至照着做的，都是今天的生动高尚的遗嘱。

我的书，我的文章就是遗嘱，就是传承的“教科书”活页文选。

这天中午喝酒时，就又跟从加拿大读书放假回来的大孙女谈了谈，了得，我马上走过去将大孙女抱了起来，在一片“不行，危险，别让腰椎间盘突出犯了”众喊声中，将大孙女抱了起来。祖孙之爱，就这么简单。

目下，只是读书、写作，爱孩子。别的少想或没心去想或干脆不想。

沉淀浮躁、浮华，虚伪、狡猾，呈现本真、纯净、澄澈、生机。用一双美丽的眼睛，去寻找大自然中美丽的事物，让心灵美丽起来。以单纯之心面对大自然，面对人间世界，以天真童心面对大自然，面对人间世界，以热情燃烧之心热爱大自然，热爱人间世界，以探求渴望之心发现大自然，发现人间世界，以敬畏之心尊重大自然，尊重人间世界，这样大自然、人间世界，也就慷慨无私磊落坦荡地回馈以滋润以营养以清明以单纯以博大以无尽的爱。

排拉“伪我”，以心发现心，以单纯对单纯，敞开心扉，独晤独语，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幸福无尽。我不时轻轻地祝福自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冰心），简单就是幸福。

新书架

《花开半夏》

张宁

属于魏如风和夏如画的那个夏天，交织着太多的偶然和必然：纯爱、原罪、守护、杀戮、背叛、救赎……在黑暗中渐渐发光的爱情，仿佛初开的花朵，那样柔软而青涩，却等不及夏日的结束便匆匆凋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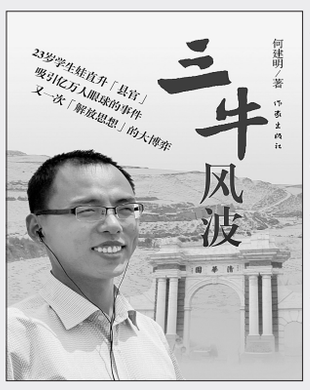
他们曾经那么竭尽全力、奋不顾身，爱得纯粹而热烈，爱得悲伤而决绝。幸福如此短暂，却在每一个曾经深爱的人心底，留下了时光与爱的最美纪念……

或许每个女孩都曾经过一场渴望的爱的冒险，哪怕历经坎坷，哪怕无人理解，只要坚韧地爱过，就绝不后悔。九夜茴的新书《花开半夏》，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勇敢去爱的故事，书中的男女主角魏如风与夏如画，一个醉梦于血色江湖，一个安憩于宁静校园，两个看上去绝无可能在一起的人，却因为命运的纠葛而彼此紧紧缠绕。他们爱得冒险，爱得禁忌，更爱得奋不顾身。这样一段纯粹而决绝的爱情，正是献给所有曾经勇敢爱过的人的爱的纪念书！

虚怀若谷（书法） 崔向前

三牛让我彻底地放心了。是的，人间万象，唯情感最珍贵。有了它，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有了它，可以抵御任何侵袭；有了它，心灵的充实和幸福感将是最具体和真切的，也是牢不可破的。

“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过去家庭条件不好，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也喜欢长中跑，跑步是不要本钱的，只要毅力和体力，这个我不缺，所以我可以比别人跑得更长、更好。”三牛又在畅谈自己了，“2008年假期时，我到过腾格里沙漠，它的宽阔和纯粹，让我深深地迷恋……我躺在大沙漠里，看着蓝天，不自觉地与天地混为一体，那种灵魂被召唤、身体被融合的感觉太奇妙了！所以我很喜欢西部，并不感觉它贫困和荒凉，反而感觉它是那样美、那样有力量、那样令人心胸宽广。在文化层面中国西部古代留下的很多东西深厚又博大，所以我从心里喜欢这块土地。我觉得西部有力量，具有生命的那种力量，它符合我的性格，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够在清华毕业时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并能够很快爱上它的原因。”



三牛原来是个内心非常浪漫的人。

“当时到兰州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个地方选择：一是去天水，一是武威。天水名气要比武威大，武威好像没多少人知道，当时我想既然自己来到西部想默默地献上一辈子，那就干脆选择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一步一步干吧，于是最后就对组织说，我到武威去。”

“我认为自己选对了。要不是武威领导这次搞‘公选’，谁认识我三牛呢？”三牛调皮地笑说，一脸阳光灿烂。

“我的人生理念是，做好应该做的事，做好每一天的事。”他说。

“今年你23岁，也许未来还有77年，对未来就没有考虑过？”

“哈哈哈，假如我能活100岁的话……那个时候我们武威、我们西部应该比现在的深圳、比现在的东部还要现代化、还要美丽吧！”

“你坚定地认为可以实现吗？”

“当然。西部其实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少能干事又懂行的人！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人，我们一定会赶上甚至超过现在的发达地区！”三牛的眼珠又瞪圆了，“不信你过十年、二十年再来看。”

“有你三牛这样的人在，我信。”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我觉得对本书主角本人已经无须再问什么了。剩下的倒是想听听武威百姓和相关人士对他的看法及对他的所谓“火箭式”升迁的看法……

走出清水乡政府院子，见一群清明节放假的当地百姓坐在自己的家门口晒太阳。

“你们知道三牛是谁吗？”我问老乡。

“知道，他是我们乡里的干部，清华大学来的。”

“电视里经常看到他……”

乡亲们七嘴八舌抢着说话。

“他升大官了，你们知不知道？”我又问。

“知道。说是‘副县级’。”

“那像这样的孩子，一下做了那么大的官你们觉得好不好啊？”我又问。

“有啥不好？只要他能干好就行。”

“你们觉得他能干得好吗？”我追问。

“人家是清华大学出来的，肯定干得好！”

“怎么就认为清华大学出来的就一定干得好呢？”

“这不明摆着：全国一年有几个后生考得上清华？考上清华的都是国家的顶尖人才，这是其一；其二，人家是顶尖的人才，不恋大城市、好地方，跑到我们这穷地方来，仅凭这一点，我们觉得他不一般！”

“你们信得过他吗？”

“信得过。人家上清华是硬碰硬，这回当副县级又是硬碰硬，我们服！”

“光服还不行，有人说他才23岁，怎么能当得好副县级呀？”

“我看那么多33、43、53岁的县级、市级的领导在武威干了几十年也没有把我们搞富嘛！让23岁的年轻人，又是清华大学来的，说不定比他们干得都好！我们没意见！”

“就这么相信？”

“就这么相信，只要谁能真心为我们百姓谋幸福，我们就信谁、跟谁走。”

老乡和我一起笑了。

“假如你们的孩子上了清华，你们乐不乐意让他回武威来工作？”我的这个问题让现场一下静了下来。老乡们你看我、我看你，尴尬地笑着就是不肯回答我。

“都不乐意吗？”我再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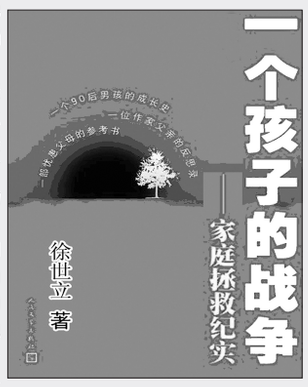
23

连载

我们一开始就错了，错得我有时认为儿子后来一切让我们操心劳神的习性都是对我们原始错误的报应，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惩罚，以致后来将他送到被称为“魔鬼训练营”的地方时他所承受的巨大的身心痛苦，我都认为他是在代父母受过！

我想在这里说出一件事情。说出它，除了对儿子表达我的愧悔，还因为它太隐秘，太匪夷所思，不说出我不得安宁。

那时儿子大约5岁。有一天我坐在卧室阳台上看书，儿子静悄悄地站到卧室门口。晏紫不在家，儿子很孤独。儿子想过来，又怕打扰了我，或者怕自己不受待见，犹豫不决的样子。我一直知道他站在那儿，却没有让他过来的表示。儿子终于忍不住朝我慢慢走来。走到阳台门边，他站住了，怯生生地望着我。我仍然没有理他。虽然多年不在一起，因为血缘，儿子对父亲依然是有感情的，记得刚回武汉的那些日子，只要一听见我下班上楼的脚步声，他就欢天喜地地跑出门将我的拖鞋放到楼梯口，然后又羞涩地蹦跳着赶紧跑进门去。现在，他想和父亲亲热，或者玩玩，说说话，或许还希望父亲能将他抱进怀里。可是我没有，身子一动不动，眼睛仍在书上。不一会儿，儿子的脚迈过了阳台门，他的小手轻轻触碰了我的腿。见我仍没反应，他十分忸怩地歪斜着身子靠到我的身上，长时间不声不响。按常理，接下来该发生的情形理所当然地应该发生，可是我竟然让一切理应发生的情形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没有用行动去填补儿子情感的饥渴，我没有在他十分渴望父爱的时候给他一句亲热的话语和一个爱的拥抱。



难怪儿子后来和我不亲。

第一次回想这个细节时，我的心发紧，不能自恕。我曾经无数次指责长大后的儿子的冷漠，却不知自己人性中隐匿着更为冷酷的一面。回想我的童年，我虽然出生后一直没有离开过父母，但我只有母亲抱我的记忆。我怀疑父亲从来就没有抱过我。父亲活到78岁，直到生病我送他住院时，我们父子才有了生平第一次肌肤相触。我不知道这和我缺乏对儿子肌肤之亲的欲望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有时候想得极端了，就觉得，当一个中国父亲的儿子并不是一件什么幸福的事情。

坠落从电脑开始

小学毕业时，儿子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与晏紫的大学一墙之隔的一所初中。整个小学阶段他都出类拔萃。他曾获得武昌区艺术小人才一等奖和“雏鹰少年”称号，还被武汉市团市委和武汉市少工委授予“雏鹰勋章”。但到初二下（儿子上的“五四制”学校，即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的2004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儿子要买电脑。

自控力一直是儿子的弱项，我们完全能想象买电脑的后果。儿子知道我态度坚决，不找我，只纠缠晏紫，因为在物质上从来是他妈满足他，我基本上是反对无效，屡试不爽。我知道防线已经崩溃，买电脑大势已定，光“堵”也不是办法，那就在“疏”上用功。于是我与他“约法三章”。在“约定”的抬头，我写上“电脑是工具，不是玩具”。完了我让他重抄一遍，贴到我书房书桌对面的墙上。

我以为，即使从表面看，儿子的“完了”确是从买电脑开始的。

2005年元月28日，一家三口去电脑城。儿子不要台式要笔记本的。和买衣服鞋子都要名牌一样，电脑也要牌子：华硕，12700元。我的心疼指数毫无疑义高于晏紫。

网络线安在我的书房，儿子只能在我的书房上网。我职业写作不坐班，便全天候控制。很快，全面失控。我一控一制他就不高兴就与我“逆反”，“约定”的四条无一条一日遵守——从买回电脑的第一天直到他成人的现今。为此，我强硬地追加了一个每天上电脑前必须临写一篇钢笔字的条件，他接受了“城下之盟”，此条坚持了一年余。一旦失身、失足于电脑，人心再难沉静，这一点凸显在儿子的书写上，那种字的稀烂可以让你看得痛不欲生。

一边是日日不断的长时间上电脑，一边是在书房被控制被劝说的不自在不自由。4月，儿子从同学处借来一种叫做PSP的掌上微型电脑，将电脑中的游戏下载拷进PSP，然后坐在床上被窝里夜以继日。但借的终是要还的，自己有岂不更好。很快，他向晏紫提出要买PSP，这时离买电脑才三个月。

晏紫拒绝。他又纠缠。晏紫说你爸也不会同意买的，不信你去问他。儿子于是问我，我的表态不言而喻。儿子用同样强硬的语气愤懑地说，你们不买，“五一”回郑州让姥姥跟我买，用我自己的压岁钱！我说，我也绝对不会让姥姥跟你买的！

“五一”晏紫带儿子回郑州。5月2日，儿子就拥有了一部2400元的新PSP。不是姥姥买的，也不是存放在姥姥那儿的压岁钱买的，是儿子他小舅买的。晏紫的弟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老师。

2